中国交响乐团云南红河二度采风创作交答卷——

哈尼风情入耳入心

本报记者 刘 淼

古老庄严的祭祀仪式、形神兼具的白鹇鸟嬉戏舞蹈、从梯田流淌出的古歌……日前，在北京音乐厅一场名为《哈尼交响Ⅱ》的交响音乐会上，这些云南哈尼族特色文化符号巧妙融入其中，在指挥家邵恩执棒下，由中国交响乐团精彩演绎。

“哈尼交响”诞生于中国交响乐团2015年在云南红河开展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2015年5月，中国交响乐团组织邵恩、郭小笛、赵石军、黄荟等6位艺术家在红河观摩研习当地少数民族艺术，与当地民间艺人展开深入交流。几个月后，艺术家纷纷交上采风成果，汇集成名为《哈尼交响·欢乐新春》的音乐会，于2016年1月23日由中国交响乐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奏响，引起观众强烈反响。

2016年4月21日至25日，中国交响乐团再次组织7位作曲家深入红河，“哈尼交响Ⅱ”由此而来。与第一次不同，再赴红河的作曲家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年龄最小的不到30岁，最大的刚刚步入中年。“中国交响乐团一直在努力为原创交响乐作品搭建从创作到表演，再到宣传推广的完整平台，希望更多年轻作曲家加入我们的序列。再赴云南，我们选择了年轻的作曲家，他们是各年龄段的佼佼者。”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说。这些充满青春活力的作曲家为《哈尼交响Ⅱ》呈现的作品体裁多样，有纯管弦乐队的交响序曲、交响素描、音画和组曲，也有为独奏乐器和乐队而作带有协奏性质的作品。

开场作品交响序曲《祀》中，作曲家黄荟用现代音乐技法再现庄严的哈尼族祭祀场面。在“贝玛”（哈尼族祭司）和寨佬的引领下，排成长龙的山民唱诵着古歌和祷辞，点燃火把，踏着铓鼓的节拍，抬着牺牲供奉神明。黄荟在采风中对哈尼族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深刻认识，“尽管哈尼族人并未形成自己成熟完整的信仰体系，但这里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祖先崇拜等多元并存，他们每年大祭礼五六回、小祭祀活动达30余次。”

音乐会第二支曲目《拥有翅膀的她》是一部为孩子而作的管弦乐作品。作曲家谢文辉介绍，其创作灵感萌发于哈尼梯田，“那里很美，那里的孩子更美。3个赤脚的小女孩满身泥泞地站在稻田中，在烈日下有说有笑插种嫩绿的秧苗。她们耕作、嬉戏的瞬间，以及好奇、渴求的眼神深深触动了我。”谢文辉巧妙选用类似儿童奔跑跳跃的节奏贯穿全曲，还加入在红河收录的孩子们唱哈尼族儿歌的音频，让人印象深刻。

上半场压轴的《云南歌》是新作品中唯一一部具有协奏性质的作品，极具现代创作手法。青年作曲家李劭晟大胆地在乐曲的3个乐章中，分别采用完全不同的音乐元素和创作手法：第一乐章用微分音音乐描写哈尼的云；第二乐章回归调性音乐类似钢琴协奏曲的写法，体现出作者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青年钢琴家董菲菲在第二乐章的技巧和第三乐章中对爵士风格的把控力可圈可点。

交响素描《木雀舞》是全场最短小精悍的作品，被邵恩评价为“新作品中最成熟的一首”。青年作曲家杨帆以一段哈尼族古老祭祀舞蹈《木雀舞》为灵感，取其音乐动机进行配器，并丰富了多声部音乐语言，营造了“伴随着铓锣声与舞步，千鸟从树梢飞起，而祈愿的人们围在一起继续跳舞”的动人场景。

“忽来的那场春雨，猝不及防地浇在我的头上，刹那间，山雾弥漫，原本清晰的梯田在云烟的笼罩下，如水墨画般晕染……耄耋之年的阿婆拉着我的手，坐在她家院落，唱起我从未听过的山歌，她说这是她祖辈的故事……”正如青年作曲家黄凯然在创作前写下的文字，交响音画《云间》仿佛一首印象派的朦胧诗。

压轴的管弦乐组曲《山之舞三首》是采风中唯一一位云南籍作曲家张朝的作品。它不同于其他作曲家单独取材哈尼族音乐元素进行创作，《高山》《远山》《雪山》3首舞曲分别由彝族罗作舞、滇西傈僳与滇南阿哲风格混合、滇西藏族音乐构成，是全部新作品中最易进行推广演出的曲目。

除了6首新作品，音乐会还演出了关峡根据其1984年赴云南采集民间音乐的一次经历而创作的小提琴曲《彝》的修改版。

音乐会后举行的创作座谈会上，邵恩为青年作曲家一一解惑，点评了新作品的精彩之处，提出了打磨提升的中肯建议。关峡寄语青年作曲家：“好作品能牵动观众的心。希望你们拿出有更高立意、丰富情感，既入耳又走心的作品。”

《哈尼交响Ⅱ》演出现场

电影『罗曼蒂克』不会消亡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栉风沐雨走过百年后，中国电影在2016年经历了“波浪式起伏”，终于在“众声喧哗”中交上“457亿元票房、13.7亿人次观影”的“成绩单”。

2016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先热后冷”的局面：春节档依靠《美人鱼》等影片的强力拉动，票房同比增长67%，成为“史上最强春节档”；而之后的暑期档、中秋档、国庆档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增速放缓”，一定程度上是由票补减少、互联网对影院观众形成分流等因素造成，但究其内因，是国产电影目前的质量水平与观众不断提高的审美需求尚存差距。与此同时，观影人次首次突破13亿，银幕数首次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说明中国电影发展活力犹在，未来依然可期。

2016年在电影的世界里，“乱象”丛生，“杂音”未消——

年初，电影《叶问3》等涉嫌票房造假受调查，揭开电影市场乱象的冰山一角。有统计表明，全国电影票房至少有一成被“偷走”。电影盗版发展成黑色产业链，“偷懒瞒报”和“虚报注水”为市场良性发展蒙上阴影。

年中，《百鸟朝凤》出品人为增加排片“惊天一跪”，暴露了艺术电影的尴尬处境。塑造健康的电影生态，必然包含对艺术风格多样性、创新性的探索与追求。在2016年长春电影节达成“发展是硬道理，质量是生命线，改变是新课题，团结是凝聚力”四点共识后，中国第一个艺术院线联盟成立。“3000块银幕动态放映艺术电影”的目标，让人们在这个冬天，感受到些许春天的气息。

岁末，“影评之争”引发连锁反应，围绕中国电影，资本、言论，评价标准和质量水准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关系得以被重新审视。一方面，“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恶意差评”和“封口费”“红包影评”的客观存在，不论损害的是哪方利益，浇灭的都是拥抱电影的一片热忱；另一方面，中国电影应欢迎并鼓励更多理性的声音，要对“烂片”说“不”，也要为“精品”叫好，唯有重视批评、接受鞭策，才可能不断向“高峰”攀登。

电影市场的“波浪式起伏”和“众声喧哗”，未尝不是中国电影走向理性发展的契机。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双重作用下，历经风雨的中国电影面临百年来最复杂也最关键的发展期。值得欣慰的是，酝酿已久的《电影产业促进法》将于今年3月起正式施行；同时，2017年将是“电影质量促进年”和“电影市场规范年”，质量能否更上层楼，市场能否更趋规范，让我们拭目以待。

打铁还需自身硬，吹尽狂沙始到金。有人说，2016年中国电影进入“中场休息”，不论是调整反思还是蓄势待发，人们对好电影的期盼不变，初心不改。

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之下，2016年光影世界的大幕已徐徐落下。告别过去，奔向未来，相信电影的“罗曼蒂克”不会消亡，在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华丽转身中，人们期待更多美好与精彩。

艺术·资讯

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与“保利”再续艺缘

本报讯 （驻内蒙古记者阿勒得尔图）在圆满完成首度6年合作任务后，2016年12月27日，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与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签订《内蒙古乌兰恰特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双方再度开启合作，通过保利院线平台推广内蒙古艺术精品、助力草原文化强区建设。

2011年，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委托，内蒙古文化厅与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2011年至2016年，内蒙古财政每年拨付保利公司委托经营补贴1300万元，保利公司每年组织自营及合作演出不低于80场，双方合作组织演出20场，全年不低于100场。6年来，保利剧院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团体和剧目走进内蒙古，推出市民免费开放日、大学生艺术节、市民音乐会等公益惠民活动，走出“政府扶持、业主监管、委托经营、市场运作”的发展道路。截至2016年12月，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乌兰恰特共举办各类演出827场，接待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4家艺术团体、艺术家1.5万人次，接待观众84万人次。

在引进外来剧目的同时，保利公司注重弘扬草原文化，推动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无伴奏合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大型民族舞剧《草原记忆》、大型民族舞蹈诗《鄂尔多斯婚礼》等剧目在保利院线巡演67场次。

双方新合同有效期为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每年拨付保利委托经营补贴1300万元维持不变；保利公司每年组织自营及合作演出由第一期不低于80场增至90场，双方合作组织演出20场，全年不低于110场。

京津冀音乐工作者交流创作经验

本报讯 2016年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音乐家协会、天津市音乐家协会、河北省音乐家协会共同主办的京津冀音乐创作交流大会上，京津冀三地百余名音乐人齐聚北京，围绕音乐创作形式、方向和技巧进行深入研讨。

会上，北京音乐家协会秘书长赵金波与音乐人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天津市文联秘书长商移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画人物“梦娃”的艺术创作为契机向参会者发出邀请，希望三地音乐家合力创作以“梦娃”为主要形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音乐，助力“梦娃”活起来、火起来；词作家宋青松分享了自己年轻时深入基层与农民、工人、教师等打交道的经历，认为艺术创作要多了解人物内心世界，挖掘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同时多学习语言表达技巧，勇于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国家大剧院作曲家周明夫以组织创作大型电视诗画《万里长诗颂小平》为例，讲解了如何保持作品音乐风格的统一协调。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作曲家伍嘉冀以“歌曲旋律创作的微观与宏观”为题，与广大音乐创作者进行了交流。

（郭孟南）

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宝岛受欢迎

本报讯 （驻广东记者谭志红）“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一声声惊世诤言横空出世，一串串落地春雷轰天炸响……”近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型交响组歌作品《孙中山》从伟人故里广东省中山市来到台北国父纪念馆演出，深受宝岛观众欢迎和喜爱。

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分为序曲《世界潮流》，第一篇章《日出翠亨》，第二篇章《伟大理想》，第三篇章《崇高人格》，第四篇章《魂系中华》，尾声《世界潮流》。来自广东的唐彪、崔峥嵘、杨岩等7位艺术家，与东吴大学音乐学系交响乐团、合唱团和建中合唱团、新世纪童声合唱团联袂演出，把观众带进如诗如画的意境，主人公高大伟岸的形象跃然台上。

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由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丘树宏在2011年辛亥革命爆发百年之际主创，多位广东省知名作曲家共同作曲。作品已译为英文版、日文版，在美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家传播。此次是该作品首次赴台演出，也是其全球巡演的第5站。

吕嘉接棒陈佐湟——

国家大剧院迎来新音乐艺术总监

加 纳

2017年1月1日，国家大剧院新年音乐会由指挥家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琵琶演奏家吴玉霞、钢琴家陈萨、昆曲表演艺术家魏春荣和王瑾，以及歌唱家王宏伟、孙秀苇、王丽达、石倚洁、杨光、关致京，共同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涵盖中外名曲、传统戏曲、西洋歌剧经典唱段、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唱段的音乐盛会。从观众耳熟能详的《红旗颂》到脍炙人口的《蓝色多瑙河》，从韵味浓厚的昆曲《牡丹亭》选段到雄浑磅礴的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还有西洋经典歌剧《茶花女》、中国史诗歌剧《长征》，或轻灵美妙、或宏大感人的旋律在流光溢彩的音乐厅萦绕，洋溢着浓浓的新年氛围。

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的音乐艺术总监交接仪式上，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宣布，吕嘉接棒陈佐湟任职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剧院管弦乐团音乐总监。此次新年音乐会执棒，是吕嘉履职后执棒的首场音乐会。

9年来，在国家大剧院艺术创作生产和演出经营过程中，大剧院聘请的3位艺术总监以深厚的艺术造诣、广泛的行业影响和开阔的国际视野，为大剧院实现“艺术梦”“中国剧院梦”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国家大剧院首任音乐艺术总监，陈佐湟在音乐领域担负起了领路人的责任。陈平曾在《剧院运营管理——国家大剧院模式构建》一书中提到，陈佐湟带领大剧院工作团队策划推出了许多品牌类演出。国家大剧院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中国交响乐之春、五月音乐节、漫步经典音乐会等延续至今，为观众所津津乐道。这些品牌类演出从无到有再到广为人知，陈佐湟建言献策、亲力亲为，对艺术质量严格把关。如今，已历5届的中国交响乐之春对中国交响音乐创作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已历8届的五月音乐节则让室内乐这一原本小众的古典音乐形式流淌在城市血脉中；漫步经典音乐会亦已成为百姓有口皆碑的夏日音乐品牌。2010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成立，陈佐湟出任乐团首任首席指挥，从亲自到世界各地招聘乐手到建立大师合作机制，从制作歌剧、交响乐、室内乐演出到国际巡演，陈佐湟为乐团发展壮大打下坚实基础，率领其逐步成长为技术过硬、享誉海内外的“两栖”乐团。

可以说，在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这一职位上，陈佐湟“数十年如一日”，事无巨细、辛勤耕耘，使大剧院的艺术工作拥有了广阔的视野。他不仅将国际重要艺术资源引进来，还将国家大剧院的精品带出去，与诸多国际乐团和大师进行艺术交流，为国家大剧院国际艺术领域地位的提升、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陈佐湟表示：“国家大剧院的落成是民族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崭新标记，它的意义已经远超出表演艺术的范畴。能参与大剧院的发展建设，我一直心怀感恩。担任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是我整个音乐生涯中非常宝贵的经历。”

经过国家大剧院慎重考虑与陈佐湟的首肯，2012年，曾任意大利维罗纳歌剧院音乐艺术总监、西班牙特内里费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吕嘉任职国家大剧院歌剧总监、管弦乐团首席指挥。近5年来，吕嘉不仅深度参与国家大剧院歌剧生产与乐团发展等日常工作，还凭借在歌剧与乐团的经验，为大剧院发展作出诸多贡献。

歌剧方面，吕嘉2012年首次以歌剧总监身份执棒国家大剧院版《漂泊的荷兰人》以来，又执棒了《长征》《冰山上的来客》《赵氏孤儿》《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奥赛罗》等24部国家大剧院原创与制作的歌剧作品。在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建设方面，截至2016年底，他带领乐团连续3年推出纵贯全年的音乐季，执棒音乐会近百场，使乐团在艺术品质、管理水平和社会声誉等方面不断提升，立于中国顶尖乐团之列。2014年10月至11月，吕嘉率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北美巡演取得巨大成功，芝加哥《古典音乐评论》发文称“乐团在首席指挥吕嘉的指导下表现出激情和绝佳的凝聚力”。履职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表示，这意味着担负起了更加重大的责任，将竭尽所能进一步推进大剧院向着更高的艺术水准发展。

对于两位总监的交接，陈平表示，国家大剧院建立近10年来，这两位重要艺术家在音乐领域与我们密切合作、共谋大业，从不同角度为大剧院健康、快速、持续发展作了重要贡献。因为两位艺术家的卓越贡献，国家大剧院才拥有今天的成就，两位艺术家也将必然被铭记。